

離

別

前

的

話

吳 心 恒

作爲一個物理系的同學。你往返於教室、實驗室、圖書館與住所之間，整天和海森堡、愛因斯坦、波次曼、葛德斯坦打交道。在你課餘之暇會不會覺得寂寞、孤獨？有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的感觸呢！

假如你畢業之後仍然一帆風順到達太平洋的彼岸，進了哈佛、普林斯頓、C.I.T.，三年五載得個 Ph.D 然後取得永久居留權，或者歸化入籍，在外國安定地過一輩子。你會不會感到一種遠離自己生長的地方的悲哀，而總覺得這樣的人生稍有缺陷呢！

在此畢業的前夕，我很高興能借這塊地方和大家談一談。臺大確實太大，人—多情感的濃度就難以維持，假如沒什麼特殊的機緣，很可能天天見面，彼此互曉姓名的人仍然不打招呼。轉系進來的這種感覺尤其深刻，大一的時候班上一個一個該形成 Group 的都形成了，這時候你老兄轉進來，想鑽進一個 Group 可不簡單，套句物理系的術語，它的或然率小於一個電子加入一個 Completed shell，好在這種現象並不多久，祇要你肯先伸出友誼之手去叩叩別人的心扉，叩門的方法很多，單刀直入，毛遂自薦的方式你不習慣的話，可以借借筆記，問問題目，三點鐘下課邀人看看東南亞等等，你稍微用點頭腦一定有比這些更高明的技巧。

如今好不容易在物理系打下一點天下——跟班上混得還不錯，但是又畢業在即，各自東西了。這種惋惜並不代表後悔與同學建立感情。人何必那麼奢望永恒的東西！祇要是曾經存在過一刻的，就有存在過一刻的價值，時間的長短亦是相對名詞，況且愛過然後分離也比一片空白值得回憶多了。不是嗎！

畢業的隆重在於它意味着你對前途的選擇與人生的起航。通常我們思考的中心在申請那些學校，再決定到那個學校，主攻那些。出去的時候很簡單（當然，手續上講並不簡單），崔老師常說的松山機場花園一掛、鎂光燈閃幾閃就飛走了。縱然你上飛機的時候

還是有決心——學成之後馬上歸國，到那邊幾年之後也身不由己了。不信可以到系主任那裏查查以前的數據就曉得了。

從個人方面而言，離鄉背井是不用說的了，什麼失根的蘭花，迷茫的一代等等。更重要的是從整個社會來講。我們到畢業爲止，少說也受社會十六年的培養。平均起來臺大每一位同學，每年政府就用了一萬以上的錢，社會對我們投下這麼大的資本，各方面的優厚愛顧與尊敬。可見我們的被重視、被期望，「責任」之大沒話可講，如此一走了之，心裏多少有點說不過去吧！而且長久得不到收穫的投資，對社會的影響更不堪想像。有人呼籲我們的重工業、基本工業不行，和民生工業不能配合。但是這種「人材」的工業上的不能配合，豈不是更嚴重的事情！問題是越談越大了，因素非常複雜，已經進入乙組同學的範圍（照現在的分法是屬於丁組同學所研究的問題），我祇好限於基本知識的缺乏而不談了。

在我們個人所能做的是什麼？我以爲，我們對於社會雖然不能百分之百還給社會。至少每個人應該設法 Feed Back 一點——找機會爲社會做點事情。否則社會這個振盪器就無法繼續振盪了。能爲社會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，比方上一屆的林孝信同學他也是靈機一動，在新生報上辦了一版「中學生科學週刊」爲青年們介紹科學上的新知識，或者像三年級一批熱心的同學翻譯了幾本物理上的新書。以後「學成」之後，也可以犧牲個把月的假期，利用「省親」的機會回國講學，至少介紹介紹新的觀念，並且給物理界一點刺激。最低限度，比方你的鄰居朋友對於什麼原子、電子有些奇奇怪怪的幻想，你幫他澄清一下觀念，這種輕而易舉的事它的影響卻有意義的。

上面是我一個人憑空思想，閉門造車的觀點，很多想法未必成熟，但是我覺得話還是要說出來，大家討論討論，否則很難得到修正的機會。